



吳都法乘卷第六

開寶篇

吳江周永年撰



一祖二祖受佛付囑賢僧聖僧舉佛種族梁皎唐宣廣開
惟僧是屬述開寶第六

支道林傳 義解一之第八

釋慧皎

支遁字道林本姓閔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
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曰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
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人情儻徹後進莫不繼之者及見遁

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抗山沈
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印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
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字文者所陋謝
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歎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
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都超孫綽桓彥表王敦仁何次道王文度
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
與劉系之等談莊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
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道
遙篇群儒後學莫不歎服後還吳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
吳興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

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感觸事悵
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
養疾事不異剡而鑿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羲之時
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人曰一往之氣何足可言後遁既
還剡經由於郡王故往詣遁觀其風力既至王謂遁曰逍遙篇
可得聞乎遁乃作數千言標揭新理才藻驚絕王遂披襟解帶
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州
小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
銘以勗之曰勸之勸之至道非彌妄為淹滯弱長神奇茫三
界眇々長羈煩勞外湊冥心內馳狗赴欽渴紅龜忘疫人生一

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誰施達人懷德之安必危寂寥清
舉濯累禪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抗志無為寥朗三
蔽融冶六疵空同五陰虛豁四肢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
陳又玄其知究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
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濟而潔已拔俗有違兼濟之道
遁乃作釋曠論晚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
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
辨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
違矣相晚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
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每設一難亦謂遁不能復遁如此至

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謂審得遁旨迥今自說得兩三反便
亂至晋哀帝即位頓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
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構精理撰其才辭往詣遁作
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抗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
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絳鉢之王何也都起問謝安林公
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殷浩安曰疊
疊論辨恐殷制支超拔直上淵源實有慙德都起後與親友書
云林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數百年来紹明大法今真理不
絕一人而已遁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告辭曰遁
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表未能鞭後用愆聖化盖沙門之義

法出佛之聖彫淳反朴絕欲歸宗遊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
五戒之貞毗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和篤慈愛之孝
蠕動無傷銜撫恤之哀永悼不仁秉未兆之順遠防宿命挹無
無位之節履元不悔是以哲王御世南面之重莫不欽其風尚
安其逸軌援其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彌新矣陛下天鍾聖
德雅尚不倦道遊靈模日晏忘御可謂鍾鼓晨極聲滿天下清
風既幼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鑿二儀弘敷至法去陳信之妖
誣尋丘禱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泥奮宏鑿於夷路若然者太山
不搖李氏之旅得一以成靈王者非自立而不禋得一以永貞
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而下無親舉神而况不加靈

玄德交被民荷真祐恢六合成吉祥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亨之
宇常無為而萬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典刑殺則有司
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弘公器
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真量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道野
逸東山與世異榮菜蔬長阜激流清壑繼縷畢世絕窺皇階不
悟乾光曲曜猥被蓬華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咎不知所
措自到天庭屢蒙引見優遊賓禮策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
無拘新不足對揚玄模允塞視聽跋躅待人流汗位席曩四翁
赴漢干木蕃魏皆出處有由默語適會今德非昔人動靜乖理
遊魂禁省數言帝側將用非據何能有為且歲月倏倏感若斯

之嘆况復同志索居絲習遼落迴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願陛下
特蒙放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露板以聞伸其愚
管粟糧望路伏待慈詔，即許為資給發遣事，豐厚一時名
流並餞離於征虜蔡子叔前至近遁而坐謝安石後至值蔡暫
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禡舉謝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
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受而
養之時或有訊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鶴者遁
謂鶴曰尔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
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未足為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
卵於地殼破雞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

餘姚塢山中任至於明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荅云謝安石昔
數來見就輒移旬日今觸情舉日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
以晋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所在春秋五十有三即定於
塢中厥塚存焉或云終刻未詳遁善草隸却超為之序傳袁宏
為之銘贊周曇寶為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
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喻道論云支道
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
所以歸宗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
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莫神理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
學法度精理入神先遁亡遁嘆曰昔匠石鑿斤於郢人牙生較

絃於鍾子推已及人良不虛矣嘗契既潛發言莫嘗中心蘊結
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
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亦慧解致聞為王坦
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勗以行業焉

高僧傳為例者十曰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
福經師唱導今於義解習禪明律興福經師五種中取其產
於吳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篇又取譯經一人入始興篇
神異二人入軼羣篇其遺身誦經唱導諸人無涉於吳故無
所錄

大明一統志

支遁晉人續圖經云平江風俗有支遁道生慧嚮之傳倡法於
羣山而人尚佛

支遁

杜啓
人物傳

支遁字道林姓閔氏往餘杭山沉思道術行吟獨暢年二十五
始釋形入道住剡東岵山後來吳居支硎南峰院性好鶴鍛其
翮不復飛視有慎喪意養令翮成致使飛去又好養名馬謂爰
其神駿問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閔齋以十月二十二日集同
志者在吳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
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會衆賢各去既樂野室之寂又
有掘蕪之懷遂便獨往諒天爵以不加為貴誠逸祿以靡頌為

足有道林集為釋門絕秀今有石室放鶴澗馬跡石皆其遺蹤也

支遁 載張采太倉志

支遁字道林晉天竺沙門嘗從金陵乘傳至姑蘇訪瞿硎先生於梅里清夜露坐論道見東南一舍外有氣五色詰旦於南沙盡界斲地得石函啓二龜化鳳翔逝曰卓錫開山成帝咸和六年辛卯賜額名法輪寺州舊志云二龜化為雙鳳一止樹上

按無錫有梅里秦伯所都城故事最著今州地直塘北有梅里冥去雙鳳一舍常熟東晉名南沙雙鳳未屬州前正其盡界今崇明亦有南沙不辨即混道里又曰是知瞿硎孰刻非

出為記

支公

釋靈一

支公信高逸又向山林住時將孫許遊豈以形骸遇幸辭天子詔復覽名臣疏西晉尚虛無南朝又淪悞目談老莊意乃盡道遙趣誰謂竹林賢風流相比附

支公詩

釋皎然

支公養馬復養雀率性無機多耽畧天生支公與凡異凡情不到支公地得道由來天上仙為僧却下人間寺道家諸子論自然此公惟許道遙篇山陰詩友喧四座佳句縱橫不廢禪

支遁詠 十釋詠之第七

劉克莊

若以色見我幾於貌失人林公少鬚髮澄觀久冠中

竺道壹傳 義解二之第十五

釋慧皎

竺道壹姓陸吳人也少出家貞正有學業而晦迹隱智人莫能
知與之久處方悟其神出瑯琊王珣兄弟浚加敬事晉太和中
出都止瓦官寺從汰公受學數年之中思徹淵浚講傾都邑汰
有弟子曇壹亦雅有風操時人呼曇壹為大壹道壹為小壹名
德相繼為時論所宗晉簡文皇帝浚所知重及帝崩汰死壹乃
還東止虎丘山學徒苦留不止乃令丹陽尹移壹還都壹卷尹
曰蓋聞大道之行嘉遁得肆其志唐虞之盛逸民不奪其性弘
方由於有外致遠待而不踐大晉光熙德被無外崇禮佛法弘

長彌大是以殊域之人不遠萬里被褐振錫洋溢天邑皆割愛
棄欲洗心清玄遐期曠世故道浚常隱志存慈救故遊不滯方
自東徂西唯道是務雖萬物惑其日計而識者悟其歲功今若
責其屬籍同後編戶恐遊方之士望崖於聖世輕舉之徒卓長
往而不及虧盛明之風有謬主相之旨且荒服之賓無闕天臺
幽藪之人不書王府幸以時審讞詳而後集也壹於是閉居幽
阜晦影窮谷時若耶山有帛道猷者本姓馮山陰人少以篇牘
著稱性率素好丘壑一吟一詠有濠上之風與道壹經有講筵
之過後與壹書云始得優遊山林之下縱心孔釋之書觸興為
詩陵峯採藥服餌蠲痼疾有餘也但不與足下同日以此為恨

耳因有詩曰連峯數千里脩林帶平津雲過遠山翳風至梗荒
榛莽後隱不見雞鳴知有人閉步踐其迹處見遺薪始知百
代下故有上皇民而壹得書既有契心抱乃東適耶溪與道猷
相會定於林下於是縱情塵外以經書自娛頃之郡守瑯琊王
蒼於邑西起嘉祥寺以壹之風德高遠請居僧首壹乃抽六物
遺於寺造金牒千像壹既博通內外又律行清嚴故四遠僧尼
咸依附諮稟時人號曰九州都維那後暫住吳之虎丘山以晉
隆安中遇疾而卒即葬於山南春秋七十有一矣孫綽為之讚
曰馳辭說言曰緣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茅載
譽條被猗蔚枝繁森踈壹弟子道寶姓張亦吳人聰慧夙成尤

善席上張彭祖王秀琰皆見推重並著莫逆之交焉

竺道生傳義解四之第一

釋慧皎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戚令鄉里
稱為善人生幼而穎悟聰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
值沙門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雋思竒技研
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
雖宿望學僧當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酬抗年至具戒器鑒
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七朞以求其志常以
入道之要慧解為本故鑽仰群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
苦後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衆咸謂神悟

後還都止青園寺。是晉恭思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
為名。生既當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帝加歎重。後太祖
設會。帝親同衆御子地筵下。食良久。衆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
耳。生曰。白日麗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
從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從之。
問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
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
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披閱真俗。研思
因來。迺言善不受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
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妙有淵旨。而守文

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
剖析經理。洞入幽微。迺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大本未傳。
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為邪說。訕憤滋甚。遂顯大衆
擯而遣之。生於大衆中正。答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
現身。即表癘疾。若與真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師子座。
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
雷震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自改寺名。號曰龍光。時人
歎曰。龍既已去。生必行矣。俄而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
咸共敬服。後涅槃大本。至於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前所
說合。若符契。生既獲斯經。尋即講說。以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

月庚子於廬山精舍升於法座神色開朗德音後發論議數番窮理盡妙現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麈尾紛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卒顏色不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如此仍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嚴發天真嚴觀窪流得慧義愷悌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天真之日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閩中僧肇始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題暢新典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乃為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佛比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

等皆設巨難帝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為諸君所屈後龍光又有沙門寶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撥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竺道生傳贊

釋祿宏

聖人之言有辭闕而意圓者涅槃之論闡提是也亦何俟後品之至蓋達人會理拘士執文又不獨闡提一端而已而生公正見不搖堅如金石死不違誓輝灼古今嗚呼壯哉

右載緇門崇行錄中附錄於此
按從來記虎丘事者於點頭石可中亭二者皆繫之生公今
考可中之說據此傳則其事在青園寺其時在未來虎丘之
前據廬山十八賢傳則其事在青龍寺其時在既去虎丘之
後雖所載互異而其止屬生公事未嘗屬虎丘事則亦已甚
明矣然國初郡人王宥仲光撰虎丘志則久辨可中為可月
金之訛其志殿閣亭臺一類云可月亭在劍池東劉夢得有一
方明月可中庭之句後日以可月名亭俗誤以為可中耳雲
嶠類要之可月是又云寺毀時亭獨存真師修之年按其所
辨固核然即以為可中則是月可中非日可中况劉詩并非

虎丘詩亦特原生公金陵事耶若此傳遺却羣石點頭一事
大為闕典至闕提有佛性之說亦必悉述涅槃經先至後至
之文其義始盡則其說特詳於廬山十八賢傳中故又脩錄
之於左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
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敢抗酬初依廬山常
以入道之要慧解為本乃與僧叡慧嚴慧現等遊學長安從羅
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怡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
阻多滯權文鮮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
真俗精練空有研思日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

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
淵旨守文之徒嫉嫉竟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
至六卷成文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
正日闍提舍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唱闍
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為皆經
遂顯大眾擯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所說皆經當見身痛
疾若與冥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獅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
經至聖行品云一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為
愧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為徒講涅槃經至闍提處則
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吾羣石皆為點頭旬日學衆

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屬
賓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
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親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
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
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机辨時王弘范泰顏延之並挹教
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一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
畢衆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
誓有證翼日葬於廬山之西阜初闍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
咸玩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
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

受報等論

龍光寺竺道生法師誄

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月庚子道生法師卒於廬山嗚呼哀哉善人告盡追酸者無淺含理云滅如惜者又浚法師本姓魏氏彭城人也父廣咸縣令幼而竒之攜就法汰法師改服從業天資聰茂思悟夙挺志學之年便登講座於時望道才僧著名之士莫不窮辭挫慮服其精致魯連之屈田巴項託之抗孔叟殆不過也加以性靜而剛烈氣諧而易導喜捨以接誘故物益重焉中年遊學廣搜異聞自揚祖秦登廬躡霍羅什大乘之趣投婆小道之要咸暢斯旨舉究其奧所聞日優所見踰隤既而悟曰象

者理之所假執象則迷理教者化之所自束教則愚化是以徵名責實惑於虛誕求心應事茫昧格言自胡相傳中華承學未有能出斯誠者矣乃收逆獨運存履遺迹於是衆經雲披羣疑氷釋釋迦之旨淡然可尋珍怪之辭皆成通論聃周之伸名教秀弼之領玄心於此為易矣物忌光穎人疵貞越怨結同服好折羣遊遂垂翼歛趾銷影巖穴遵晦至道拔跡愚公登舟之迹有往無歸命盡山麓悲興哀哉嗚呼哀哉

泗汴之清呂梁之峻唯是淑靈有此明俊如草之蘭如石之瑾匪曰薰彫成此芳約爰初志學服膺玄跡經耳了心披文調策弱而登講靡章不析善以約言弗尚辭愷有識欽承厭是鈞贖

中年稽教理洗未盡用是遊方求諸淵隱雖遇殊聞彌覺同近
途窮無歸迴轅改軫芟夷名跡闡揚事表何壅不流何晦不曉
若出朝離其明昭之四果十住藉以汲矯易之牛馬莊之魚鳥
孰徵斯莫弗迷斯道淹留茲悟告子晦言道誠在斯羣聽咸播
不獨抵峙誚毀多聞予謂無害勸是宣傳識協貞誠見誨浮諠
默蔭去大弭此騰口增栖成英夏逸篁數遁思泉源無闕川阜
度乘閒託曰仁者壽命也有懸曾不永久蘭蓀連類氣傷于偶
嗚呼哀哉爰念初離三秋告暮風肅流清雲高林素送別南浦
交手分路茫茫去止悽悽情願熟在隱倫各從沿沂怒是長乖
異成永互嗚呼哀哉邈來風之絕響送行雲之莫月緬三冬其

已謝轉獻歲於此春醴陽禽之悅豫臨神氣之氤氳念庠序於
茲月信習業之嘉辰隱講堂之空觀惻高座之虛聞歎日事以
矜理悲緣情以懷人嗚呼哀哉天道茫昧信順可推理不湮滅
庶或同歸申天可略情念可遺短章無布聊以寫悲嗚呼哀哉

題生公點頭石有序

釋廣潤

嘗聞生公說法羣石點頭遂成千古嘉會癸丑初夏停撓虎丘
尋講臺遺跡見片石危坐中亭知即公之上首臘並青山形如
蒼壁居然一定僧也戲摩頂呼之問其同衲安在忽覺吐氣成
雲而頽間若泚猶人之有積抱淵衷而不能言者亦大奇矣况
我心匪石寧無一言以識之嗟夫哲人往矣余將安歸夏道岸

之未登悲狂瀾之易溺今各一門庭自稱具眼而茫々雲水誰
其死心漫捋鶻臭布衫浪打冬瓜印子自誤々他覺迷々甚求
其本分納僧不為斯石之絕倒者幾希矣不覺擊節成聲一唱
三嘆時蘿月當軒松風滿座衆山皆響孤石可盟苟余言為不
誣唯爾頭之再點

生公自南來得法誰為證日而聚羣石說與無情聽一時皆點
頭七衆咸皈命法爾相應不足奇始見靈頑同一性說者不說
聞不聞點頭即是那伽定當年石友既成群何事寥々僅識君
髣髴含情不得語頂門時有氣凌雲恍如樑木摧洙泗獨伴窮
廬惟一賜千載存亡不易心君誠無忝生公嗣捫蘿山月來解

帶松風至谷與中亭興未闌且聽更僕君家事咄嗟羸政鞭為
梁何物初平叱作羊紛々捧唱多如此觸類安能不忍傷別有
玲瓏兼五色豈無溫潤如圭璧非遇明師徹本來補天填海終
何益火可寒兮冰可炙比之定論誰能易會得無情即有情闌
提佛性何嘗失昔日芳名振虎丘於今法席遍闍浮即看摩頂
通身汗無數烟巒翠欲流

鬱岡齋筆塵內一條

王肯堂

晉僧道生者隱於姑蘇虎丘山欲講涅槃經患無聽徒乃豎石
為講之至闌提人亦有佛性普告曰如我所說義契佛心不於
是衆石作首肯之狀夫石可為說法則無情非情之別也石無

耳而能受，豈耳耶？石無心而能肯，豈心耶？則無根塵之別也。

僧弼

劉鳳

僧弼本吳人性虛簡，克直先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羅什學。竭有深思，什特加賞。

武立法網法師誄

釋慧琳

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辛未，法網法師卒。嗚呼哀哉！夫峭立方矯，既傷於通任；卑隨圓比，又虧於剛潔。山居協枯槁之獎，邑止來囂湫之患。酌二情而簡獲事者，法師其有焉。少遊華京，長栖幽麓。樂志入出，乘情去來。瀆獸人流，就閔於木石；鬱寂丘壑，求

歡於物類，人以為無特操。我見其師，誠矣天性。膚敏陶漸，風味從容。情理賞託，文義交遊。敦亮盡之契，進趣慕復外之道。埋身法服，朱纓之累早絕。抗趾神疆，丹墀之闕夙判。侃乃桑門，矯拂之跡，徒倚伏之數者哉。昔目邂逅，傾蓋著交。同以前落夷，契羣萃。布懷舒憤，以寄當年。遂攜手遊梁，比翼栖鄧。餐風靈岫，挹道玄津。比樂齊讌，千載一時。自林傾鳥散，奄忽盈紀。子薄高柯，予淪泥滓。常冀曾卜索居之遇，遂成梁高山海之別。東瀾弗復，西景莫收。致盡川征，歸骨曾丘。嗚呼哀哉！誄曰：
厥厥氏族，豈湯之裔。榮聲中微，源流昭晰。少遭閔凶，宗無總總。慈姑經營，托是養衛。爰逮三五，聰韻特擬。瓊奇比秀，偶羅齊頽。

志陋中區思擢神境脫落生近耽慕緣永既遵玄轍洞曉名迹
仁義之外通非所惜室欲靡遂坐以會適弗依朱扇考卜巖壁
來不濡足去不絕翻頡頏外萃進退損益予惡浮波甬能即心
俱翔道澤同集德林齊拂和風共聆玄音自言祖國在月在襟
往化綿邈遺思沉吟亦既離逝天道明晰甬出舊山予及遊商
廢乘和運同蔭共憇寒灰弗烟落葉離綴睽爾莫從子遂下世
人之云亡風懷掩翳嗚呼哀哉玄冬凄冽江澣蕭條寒風颯幕
飛霰入艘命有近止歸途尚遙憫之即盡寂之哀號孤旅如薄
均化無衰嗚呼哀哉懷遊居之虎丘悼冥滅之廬嶺惟採錄於
中京念提攜於蕃境情飄飄於復戀思纏綿於兩省何綢繆兮

無極心所存兮膈臆閱嚴冬兮已謝藉隆暑兮既息四運紛其
遑迴情期宵以長匿兮來緣之匪止卷生年以增惻嗚呼哀哉

釋僧詮傳 義解四之第十

釋慧皎

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
精練三藏為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
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閔居寺
晚憇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
置於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贍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纖
幣後平昌孟顓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禮無
輟者尋苦至遂乃失明而策厲弥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

譙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
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
所造之像來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夢見
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荅云迎詮法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
之使葬白土山郭文舉之塚方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
裕及高士戴顓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文張敷作誄

釋曇斌傳 義解四之第二十四

釋慧皎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為師始住江陵辛寺聽
經論學禪道覃思淡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
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

僧業講十誦論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

經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沈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

雜心既遍歷眾師備聞異釋迴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治百家

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鄧開筵講說四遠名宿負袈皆至及孝

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

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若相離校斌既辭愜理詣終莫能屈

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意欲

試之斌不為屈粲乃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

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為母師宋建平

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

釋僧鏡傳義解四之第二十六

釋慧皎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
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栢廬於墓所
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閩隴尋師受法累載
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為一
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
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三吳聲馳上國陳郡
謝靈運以德音致款宋世祖藉甚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
頗建法聚聽者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
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

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為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嘯
嘯亡後運乃誄焉

釋超進傳義解四之第二十九

釋慧皎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敦學大小諸經並
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
李上赫連侵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下止於京
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
顓字在會籍籍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停
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並結菩薩目緣伏膺
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籍邑還紹

法化以大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講說凡經齊會者無不請若值他許則為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希其益進為性篤好經典者尋苦至及年老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机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閩中寇亂避地東下遊觀山水至於稽邑善法華毗曇時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本琨祖蒼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附遺

釋道猷傳

義解四之三十一

釋慧皎

釋道猷吳人初為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亡後臨川郡山乃

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曰先師昔義閣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後良可悲哉曰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悟時競辨之徒閔青互起猷既積思參玄又宗源有本秉机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任新安為鎮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為兩卷今行於世時杜多寶慧整長樂覺世並齊名比德整特精三論為學者

所宗世善於大品及涅槃諸經立不空假名義

釋慧明傳

習禪第二十一

釋慧皎

釋慧明姓康居人祖世避地於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堂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極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礼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法愔

戴姑蘇志

法愔西域人義熙中至中夏與惠遠結社廬山已而來蘇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蘇人翕然歸建淨壽院居之院燬復建即今萬壽寺也

宋釋曇諦

宿命篇之威應緣

釋道世

宋崑崙山有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為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氏為母寄一塵尾并錢鏤書鎮二枚眠寤見兩物具存因而懷孕生諦二年五歲母以塵尾等示之諦曰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

父之樊鄧遇見閔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以呼宿
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尚是諦沙彌為衆僧採菜被野猪所傷
不覺失聲耳碧經為弘覺法師弟子為僧採菜被野猪所傷碧
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鎮塵尾等碧乃悟
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也師經為姚萇講法華貧道為都講
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
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
禮記周易春秋各七編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編又善文翰集
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崙山閑居澗飲
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舍春秋六十餘

右一驗出梁高僧傳

釋僧業傳

明律第二

釋慧皎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遊長安從什公受
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部雋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
之優波離也值閔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貞素乃請
還姑蘇為造閒居寺地勢清曠環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
輟三吳學士輻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輒
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不嘆其神異昔什公
在閔未出十誦乃先譯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
與大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今之傳誦二
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

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僧璩傳

明律第四

釋慧皎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為僧業弟子摠覽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山丘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為僧正悅衆止於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疑網二破邪見三除驕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璩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業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為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

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真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燮從請戒焉

釋道營傳

明律第八

釋慧皎

釋道營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閒心寺復請還居講席頗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閒心寺焉

僧祐

劉鳳

僧祐姓俞下邳人執操堅明為律學所宗永明中勅入吳試簡
五衆并宣講十誦

法仙

劉鳳

法仙誦經有義行為吳僧正

道琳

劉鳳

道琳本山陰人善涅槃法華淨名經吳張緒禮事之

竺慧達傳興福第一

釋慧皎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
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偈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

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

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勤福業唯以禮

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

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抄獨有異色便往

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入大許得

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之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

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之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

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

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施安舍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

更加為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佺橋浦裏掘得一

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
惺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
趣長干寺今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保世於海口得銅蓮花
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
有西域五僧詣惺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
邊王路既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為高惺所得故
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惺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
像即放光照於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
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
表上晉簡文帝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

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刹像灵異倍加翹勵後東遊吳縣禮拜
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淞江滬瀆
口漁人疑為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
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
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灵
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頌至德即風潮調
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二名迦
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灵異歸心者衆矣達停
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
鄮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墪達翹心求想

乃見神光燄發日曼修立龕砌群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畝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顛復加開拓達東西觀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支曇籥傳經師第二

釋慧皎

支曇籥本月友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憇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籥特禀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曰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未有如籥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支曇籥

劉鳳

支曇籥本月支人清苦蔬食憇吳虎丘山晉孝武勅請出都嘗夢天神授其聲法曰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東阿先變康會後造未如籥之妙最是命家之作按梵唄本自西音佛所謂妙音聲也其流入此土自非傳譯所盡若吳音輕揚柔靡因所不論昔張須陀臨陣乃使梵僧暢其音韻以作勇氣則無太道上乎梁僧慧皎云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若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爪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

而不擾濁而不蔽即皎之言可以知梵響矣

釋曇智傳 經師第八

釋慧皎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善舉止能談莊老
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
獨拔新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虔等並深
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寺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
卒於吳國年七十九

鉢、尊者

載姑蘇志

鉢、尊者梁時僧也今虎丘之憨、泉寶華之卓錫峯皆其遺
跡

又

載蘇州志

鉢、尊者梁天監中卓錫寶華山智顯禪院泉隨湧出故名鉢
鉢泉至今靈源尚存

惠響

載姑蘇志

惠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中居虎丘不得甘泉乃俯地側聽得
泉今名曰虎跑泉後駐錫馬鞍山講建塔廟坐於山脇石室間
有二虎為侍方運籌思俄有神人謂曰願施千工以成是夜風
雷振吼林木號怒但聞撲齧聲明日奇石轟然廣階駢城事聞
武帝為造寺名惠聚今山中尚存石像於室中扣之鏗然有聲
呼為響大師

又

見周世昌崑山志卷
釋傳

慧響吳興人姓懷氏天監十年由內寺歸省登馬鞍山有息焉
之志目放錫禪坐於山脇石室間方運籌思立精舍夜半山神
後鬼工築臺後人目名鬼壘臺師後駐揚子江心墩墓山示寂
寺僧感其開山乃斲石像於所憇石室中至今猶存

釋寶唱傳 譯經初之第二

釋道宣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
自蓄願惟隻立勤田為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停求傭書
取濟富目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鋪瞻義理有開年十八投僧祐
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製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既始

陶津經律諮稟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任莊嚴寺博採群言酌其
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為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
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為訪
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廕既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擺撥
常習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
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勅為新安寺主帝以
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
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歆茲厚德但文散群
部難可備尋下勅令唱摠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
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

名以為三卷包括幽奧詳畧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覽指事
祠禱多威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
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勅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
繡象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藏繡象經理義疏曰義林
八十卷又勅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勅
兼贊其功綸綜終始緝成部袞及簡文之在春坊尤眈內教撰
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贊唱綴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
佛法冲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勅唱自大教東流
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
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見便歸信溪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

集一百三十卷並唱獨專慮繡結成部上既親覽流通內外十
四年勅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殿經目雖復勅成未愜帝旨又
勅唱重撰乃同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袞四卷雅愜時
望遂勅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
用供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
注大品經五十卷於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
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浚以庭陰早傾
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伸罔極故留心釋典
以八部般若為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即除災滌累故收採衆
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敷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頌代二

皇捨身為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其福每一捨時地為之震相
繼齊講不斷法輪為太祖文皇於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糾紛
協日臨睨百丈翠微峻極流泉灌注鍾龍遍嶺飲鳳乘空創塔
包巖窟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邃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彫麗
奄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相架簷雷臨屬亭置
三十六院皆設池臺周宇環遠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
有旃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旦視
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
神造屢感徵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
申供養每入頂禮歎歎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

為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
樊壇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
周接華果間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諸福五百諸尼四時
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群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周極
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遺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越至敬殿
景陽臺立七廟室崇宇嚴肅鬱若鄉雲粉壁朱柱交映相耀設
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蓋奩篋舉日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煖隨
時代易新奇芳音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竭工匠之巧殫世俗之
奇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
奉饋奠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崩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

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真度越
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為孝也四運推移不以
榮枯遷賈五德更用不以貴賤革心臨朝端默通隙之思弘軫
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逾切潔齊宗廟虔事郊禋言未發而涕零
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
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
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
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頌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禮懺歆
接以為常准即捨身之地也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
外經論典墳恒以達曙為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

論語孝經往哲所未詳悉皆為訓釋又以國學自限隔於貴賤
乃更置五館招引寒儒故使孔釋二門紫茂峙列帝前後集百
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重書預奉翻譯
具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尋經論使無
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為部表號曰名僧傳三十一
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
表考乎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
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
神遊八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
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止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

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邁著述諸記
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捃拾遺漏文廣不載
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勅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尋令
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先憾京師大僧
寺遍方徙嶺表永棄荒裔遂令鳩集為役多闕晝則伏憾夜便
續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
遂以奏聞有勅停擯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
更加芟足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
唱之所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為時所
列不測其終

續高僧傳為篇者十日譯經解義習禪明律護法感通遺身
請誦興福雜科今於譯經義解習禪明律感通雜科六種中
取其產於吳居於吳遊於吳者抄入此篇餘四種無涉於吳

者故無所錄

釋僧若傳 義解初之第五

釋道宣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
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
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治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
太常鄉吳郡陸惠曉左民尚書陸澄浚相接待年三十二志絕
風塵末東返虎丘栖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雖

復茹菜不克單復不贍隨宜任運年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
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化
歲放生為業仁逮虫魚愛及飛走講說雖踈津梁不絕何必滅
迹巖岫方謂為道但出處不失其机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
勅為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有貪
慢之詣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
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雋警長益廉退經
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沈審其性言不卒暴
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
標譽梵本吳氏剡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克霜潔時人目

為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僧旻傳義解初之第八

釋道宣

釋僧旻姓孫氏家於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
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為僧旻弟子從迴
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群獨秀每與同輩言謔及諸典
禮未嘗不慨然欲為已任宋吏部郎吳郡張辨謂之曰沙彌何
處旻曰貧道姓釋家於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
栢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迴出都住白馬寺
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而迴
上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禮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文居寺

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是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
崗法閑稟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帳而卧晝則敝衣而
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教論究統經律
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鑿諸已亭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冰泮
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是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既著風
猷宏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
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是扣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若竺道生
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
衆皆覩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是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
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遠矣文宣嘗講柔次二法師

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是於末席論議詞旨
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
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窟每恨不逢
勅敵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
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支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
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
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_市山栖邑寺莫不掩扉
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為迂言雖竟日無起
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晉宋相
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罩及是為師範稜落秀上机

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常以理勝
加入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為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折剖
磐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
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攷、善誘曾無告倦晉安太守彭
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荅曰宋世貴
道生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道貧道謹依經文
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胄出守會稽有要
旻共往征虜別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
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曰旻亦止永元三年勅僧局請三十僧
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為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荅曰此乃

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通名動京師
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
以縞帶年立之後頗事開解蔚為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玄
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縑素結轍華鄙邀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
夙成負新來之風耆年素望懷新舊之恥設伏者比肩翹開者
間出旻隨方領會弘量有餘皆銜璧輿趨嚮然風靡者一人而
已值齊曆橫流道屬昏諛時寵小人世嫉君子因避地徐部仍
受請入吳法輪繼轉勝幢屢建皆隨根獲潤有聞南北皇梁膺
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
筵亟淡睠悅勅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

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年制注波若經以
通大訓朝貴皆思弘殿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
是道居其右迺眷帝情深見悅可曰請為家僧四事供給又勅
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
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
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是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
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是日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
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
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船
伏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

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
周今是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
輪講者五僧以羊臘相次是日最處後衆徒踊盛莊嚴講堂宋世
祖所立藥廬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啟聞有
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窓戶四出簷雷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為
迫近梳檉摧折日有千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是日捨什物觀
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
地經堂宇先有五間慮有迫近又於堂前摧起五間合而為一
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盛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
眺友善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勢閤處一

室簡適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
崇礼教是亦密相器重時為太子中庶備從到房是稱疾不見
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愛名德也弥重是之
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先疾連發弥懷退静夜還虎丘人無知
者時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以告是曰
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昔戴顓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
山詣之高卧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及蕭
至是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
贈以几杖鑪奩褥席塵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
所在備礼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未堪山寺權停

莊嚴目遂弥留以至大漸良醫上藥備於寺內中使參候相望
馳道以大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天子
悲惜諸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窆於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
小隨由備辦隱士陳留阮孝緒為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
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為製文樹於墓側徵士何胤
著文立於本寺初是嘗樂於禅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
之間遂得入定問諸禅师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又嘗於講
日謂衆曰昔弥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為舍靈
轉經三契此事久廢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夫衆各誦觀世音經
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後道俗捨物乞講前誦經由

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是夢有人
言僧旻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
功不患不隨分得解後大領悟旻嘗造弥勒佛并諸供具朝夕
禮謂乃夢見弥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提樹
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旻聞而勗之曰禮有六夢正
夢惟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
人澆為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
及諸堵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
盡弘麗旻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
弟子諂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

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
醬醋樵水湯炭踐踰洗炙傷害微虫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
敢為也如復求寄王宮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彌難盡意近
識觀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請要請法俗侵星早到
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訛笑故吾不為也是笑言
美善舉止吐納膏腴自生顧眄風飄滿室凡所施為不為名利
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嘗有餘師言弟子不
恭者旻呼與相見為設飲食方便誘諭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
筮不妄罔惑凡人又不假託奇恠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
焉營居負取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偽夫正鄙夫立所著

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

恒智

劉鳳

恒智梁天監中來遊嘉定聞蘆茨中有虎智趺坐經旬時村氓饋食見二虎馴狎左右衆驚異因捨田結菴居之宋嘉定中建保安禪寺於此

釋智藏傳

義解初之第十二

釋道宣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貞外郎又暎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繞吳城一市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衆星墜地取而吞之目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

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譽鄉閭敬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教義弘隆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衆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授符策乃得於

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固或抗衡道俗翕然尊崇高
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
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舞宴繁有
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燈傳俄而十誦明
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流生地也學人裹燈隨之不少永元
二年重遊禹穴居法華山繼眾弘業及齊德將謝王室大騷天
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
正法皇華既至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崇貴莫不來敬聖僧
寶誌遷神宅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開善勅藏居之初藏
未受具戒過誌於定林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

德皇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其遊踐王者
以負辰南面城中一人議以御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
需預藏聞之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貧道
昔為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况復廼祖定光金輪釋子也擅越
若殺貧道即殺不慮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
即拂衣而起帝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高岸釋門皆此
類也有野姥者工相人也為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
辯蓋世天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二十有
九聞斯從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撰經
藏得金剛波若受持請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

室誦經以待死至戩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汝往年三十一者
是報盡期由波若經力得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
驚起曰何日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門誠不可
相矣藏問今得至几卷云色相骨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
已不為夭况復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世
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徵應乃至今日有
光大威通屢結連梁大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
情下達僧正憲網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任法侶勅主
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開
藏以筆橫轉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以介

意斯亦拒畧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殊盛事將施行於世雖
藏後未同而勅已先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
帝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以俗法治之傷
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
事然佛亦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師意旨
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好
願垂慈矜恕此事為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
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何在答曰陛下誠
欲降重從輕但未代衆僧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
僧犯罪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沒意謂亦

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
達親是其事如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調
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不治聖人何容示此
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
勅諸僧震懼相率啟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謂是則道是
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
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
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
法為己任乃是居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况
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

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網理僧正非但無益為損弘多常欲勸
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
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
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
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突聽侶百餘皆一時
翹秀學觀崇之又勅於慧輪殿講波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
座藏開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
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波若以為極悔唯留衣鉢餘者
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郢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
耶藏曰身猶未減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

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上啟辭曰夙昔顧昔心或不調欲依佛
一語於空閒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排斥今
既老病身心俱滅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
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閒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惧前途之
已迫耳帝手勅諭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
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
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為首方便利益隨時用舍不宜頓杜
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往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
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起正略牒法深慧約智
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

面之禮肅恭虔往朱輪徐動鳴笳啟路降尊下禮就而謂之從
遵戒範永為師傅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諸質朝
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
歎曰陪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
未干宴坐空閑巖然山立雖神寓凝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
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
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茆茨容膝而
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為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
欲識箕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
味淺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目而懇惻詞淚俱

發嘗宿灵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
荅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遣疾至於大漸帝及儲君中使
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叅候勅為建齋子制願文并經以鑿藥而
天乎不慙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
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
盈道同為建碑壙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机製文湘東王繹
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為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
入室共談執二塵尾其一簪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
廬江河流居吳郡虎丘山遇一神僧捉一函書云有人來寄語
須臾失之及開函視全不識其文詞後訪魏僧云是大莊嚴論

中間兩紙也時人咸謂藏之所致又彭城劉混之罪當從戮藏
時處後堂為帝述四等義外奏聞之帝曰今為國事不得道四
等義如何藏曰言行乘機也今机發而不中失在何人四等之
舉義非徒設帝遂捨而不問竟以獲免劉氏終亦不妄斯由其
潛濟益被率多如此凡講大小品涅槃波若法華十地金光明
成實百論阿毗曇心等各著義疏行世

雲棲殊宏緇門崇行錄載龕法師礼懺智藏誦經替日修短
方也礼懺誦經而壽延則宿目之說廢矣噫還帶而天相除
渡蟻而貴形現人力尚可回天况三寶不思議力耶獨恨精
誠不能如二公耳鼓篆籀而為經交并確而成礼亦何怪乎

威應之無由也

釋僧遷傳義解二之第二十一

釋道宣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見而異之一面定
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師則亦權行外彰淡相推重後遊談
講肆縱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座嗟揚招
提日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興善殿義集登即斆辨如流
帝有嘉之仍降家僧之礼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懷
自慙遷淡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何敬容以並請論擊
道俗欣洽時論躋之中興荆鄴正位僧端職任暮月道風颯舉
恂々七衆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求之備業罕

有斯焉自後揆索幽求經誥盤結皆鍼旨起廢怡然從正以天
保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于二十
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然家貧親老珍養或
闕後名德既立供親腴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滅年方弱
冠便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照燭仍降摩
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志允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
數十遍皆製義疏流於後學等觀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云北
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終識苦空功由善道况
乎福田五世師資兩葉仁既厚矣義實淡焉遂刊碑壙罄述德
如左

釋道超傳 義解二之第十

釋道宣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也祖昭尚書金部
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
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
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
見旻解冠一方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不
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髀嘆曰為余漢，生肇笑人又聞龍光
寺僧整始就講說彌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
惆悵疾心累日廢業目自熾悔求諸佛菩薩之加威神令其慧
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徹終日熙怡獨語

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凌俗白黑改觀
名駕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為賓雅伏意氣
求相擊抗若遇机臨敵無不應躡同寺僧道育年齒小大亦微
向學方而性多急情不能克已橫相陵罵超亦盱衡嘯傲未之
數也他日育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
胷臆之量未論先後時為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伴內外墳
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吳
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
聞此聲是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賓為愧多矣時
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埃

玄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於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揚輦同哀

釋法勇傳 義解三之第三

釋道宣

釋法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式尚書外兵錢唐令曰此遁迹於虎丘山後客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亡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場都依止靈曜寺則師為和上銳志禪誦治身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才資刻鏤宣玉有美必待刮磨誠有由矣年登具戒從靜衆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僧綽建元寺法籠並道秀域中聲高梵

表乃服膺座右稟宗成寶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思沉淪坑岸斯墜孫歷寒暑博習大成至年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高視上京鬱為翹彩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知其所于時攝山詮尚直轡一乘橫行出世隨機引悟有願遵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信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房前窻上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銳勇難任目此拂衣里閉駕言泉石期神者莫非企禽臺之侶修空習慧豈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侃侃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亦宮羽相諧永蓋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刈章句採

擷希微九厥釋經莫不包舉大法獲傳於焉是賴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辟其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之伍附影成群自此聲名籍甚矣住大禪衆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日接雷飛軒製置弘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遺疾少時平旦神逝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變經宿頂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定于攝山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餘有法華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而貞苦文章聲辨時世高之爰至啟手啟足不緇不涅宴像教之棟梁精義之林數弟子等追

溪北面之禮鐫石碑之其文侍中尚書令濟陽江汝製

釋法澄傳

義解五之第十一

釋道宣

釋法澄吳郡人少机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華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未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自袁相趙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塲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壽三年奉命闕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致披講智論聲望弥重京師碩學咸謂問之場帝徒駕東都定鼎伊維從出滿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智聚傳

釋道宣

釋智聚姓朱氏任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遠彰於襁褓浚厭
籠樊樂希寥廓初投武丘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
陰無怠請益浚旨有同郡顧希馮會稽謝峻岳義府經肆東南
之美並欽高德同挹清風由是儒釋通弘真俗具舉宮墻重仞
允得其門終踰弱冠便弘講說莊嚴瞬師新安一宗鷹揚萬代
遂伏膺謬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折汝南周弘正博通
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之以為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
新安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至德二年奉
勅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寫此懸
河振斯木鐸疊之奇韻超之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論莫

不迴車杜口故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
泣血銜哀殆將毀滅日此言歸舊里止於東山精舍善說不休
法輪常轉開皇十一年爰降勅書懇勸勞問法師栖身淨土援
志法門普為衆生宣揚正教勤修功德率勵法徒專心講誦曠
濟群品欽承德業甚以嘉之尚書令楚公素左僕射邳公威並
躬到道場接足頂禮咸捨淨財資莊形命十二年勅置僧官道
俗藉請居平等之任聚以服道斯人直心應物和合之衆清風
穆如也時郡將宗成劉公夙仰高名常欽盛德及剖符臨鎮請
為菩薩戒師齊王暕以帝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
曰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迭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

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
斯慧炬以悟群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滄承高
義抒抽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不遥翔鷺之濤風烟相
接必願振忍辱之衣赴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
平臺溪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違人世心逸江湖
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酒將送
甚重於是接浙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決旬而神用無爽以大業
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
日聞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
寔於山之南巔惟聚性託夷遠矜情閑淡等懷遇物弘量居心

楚越拘情得喪兼遺方寸之地悠然罕測美丰姿善談笑流連
賞悟見者忘返加以樂說忘疲搃持無失講大品涅槃法華等
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
已外隨用檀捨方丈之內虛空蕭然几榻之間文疏而已故能
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無量壽荊州瑞像於
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
子道順德惟上首業盛傳燈咸樹高碑用旌景行秘書虞世南
為文

釋智炬傳義解七之第二

釋道宣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幹莊善机會美容貌雅為衆表又善

草隸偏愛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彩鋪詞橫錦勇思霏霜而
儀軌憲司未泐流俗初醜興王朗公講討窮淡致學冠時雄而
神氣高標物峯出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閒立操無
改有人私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及欣其謹慎故重叙
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頓快吐納
机辯適对當時弘匠浙東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驚成器極繁
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
隋之良宰創葺南蕃奉敬詔謂降情歸禁隋煬往鎮揚越採拔
英灵炬既譽洽東歐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
羣言成世則故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開皇十九年更移闕壤

勅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明以明德
一期後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侶覃思幽尋
無微不計外辭以疾內宴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終有昏昧
覽興賦詩時暫闕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自所銷
鄙而輕削每講談叙清權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窟文鋒頌懷
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
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旨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滄
附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覲以
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
威慧贍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問

侶衆出百人傳嗣宗勸不棄遺緒

釋道慶傳 義解八之第十五

釋道宣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遁度江家於無錫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閣耕服勤盡禮同侶好推十也出都曉彭城寺講成笑論大義餘理皆莫之遺所以時正目曰懸日月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嘉問倍志兼常利齒聞於既往高座屬於茲日及陳祚云止法朋凋散東歸無錫居鳳光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事闡弘無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厚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閒縱韻字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終於寺房春

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寔於扶塘之山律也穿墻之日

鐵錘終施威白鶴一羣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喚自非道

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

京輦少年已欣共被他鄉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腕晤語

吾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宮殲我良友千行徒洒百

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其詞曰

十力潛景 四依匡世 踵德連暉 伊人是繼 宮墻戒恐

燈炬禪慧 並驅生林 方庭安巖 論堂為玉 義室芬蘭

坐威師子 衆遠旃檀 道潔塵外 理析談端 四儀式序

三業惟安 穢土机窮 勝人現滅 帳留餘影 車迴去轍

隴月孤照 墳泉幽冽 竹露暫團 松風久切 氣運有終
德音無絕

釋圓光傳 義解九之第五

釋道宣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
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器恢廓受染篇章校獵玄儒討讐子
史文華騰翥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發憤溟渤
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陳之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
詢猷了義初聽莊嚴是公弟子講素露世典謂理窮神及聞釋
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惧生涯乃上啟陳主請歸道法有勅
許焉既爰初落髮即稟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

謝光景故得成矣涅槃蘊括心府三藏教論偏所披尋末又授
吳之虎丘山念定相公無忘覺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縈涉
四舍功流八定朋善易擬筭直難虧深副死心遂有終焉之慮
於即頓絕人事繁遊聖蹤攝想青霄緬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
山下請光出講固辭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未講
般若皆思解後徹嘉問飛移兼糝以絢彩織綜詞義聽者欣
會其心府從此日循舊章開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
雖是異域通傳而沐道頓除嫌却故名望橫流播于崩表披榛
負素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陪后御宸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
揚都遂被亂兵將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

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既恠其異即解而放之斯
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
帝宇值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徽緒又馳慧解宣
譽京臬勸業既成道東洎繼本國遠聞上啟頻請有勅厚加勞
問放歸桑梓光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百申虔敬仰
若聖人光性在虛閻情多汎愛言常含笑愠結不形而燄表啟
書往還國命並出自曾襟一隅頌奉昔妾以治方詢之道化事
異錦衣情同散國乘机敷訓垂範於今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
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感敬為此類也將
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為說徵祥被於海曲以

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愈愈經于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于所
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
北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遂葬於郊外
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諺云當於
有福人墓埋之種胤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於
塋外由此不懷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机穎性希歷
覽慕仰幽求遂北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
方俗預尋經論跨轅大綱洞清纖音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任
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野造津梁寺四事
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患瘧不損請光入宮別

省安置夜別二時為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觀之由是重發勝心剋留疾疴不久遂差光於秦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匡成後學觀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慧壁

劉鳳

慧壁姓弘蘇人七歲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舉冠肇已後周遊訪道門人四遠咸來常坐不卧者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鬢几貞觀末年七十餘人稱揚者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

釋智琰傳

義解十之第二

釋道宣

釋智琰字明璨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員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應坐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昇通玄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惧色斯乃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馮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輒異情童秀氣貞心昂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璨法師為弟子提篋持衣恭侍弗怠瀉瓶執杓受道彌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聰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京邑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聽報息持法師講成矣論聰慧夙成深智開發故得條振穎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筵用輟日還故里覲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經法

峯堞峻峙辨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通年返京從秦
王寺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沒護戒根大莊嚴寺燭法師德重
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款功倍由來誠
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
之辯千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徵時年三十有二以英少之質忝
請耆德通情則高衝折机縱難亦大車杼軸皇上欣賞百辟嗟
稱莫不爱其閑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囂雜幽棲清曠屬陳氏
喪陽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序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
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
八方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揚素經文緯武王佐國均
乘貴負才未常許物行軍淮海聞琰道勝栖山鳴鏡赴隴傾蓋
承顏五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邵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弥
賞閒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覩見食音虔拜欣躍煬帝居蕃維
揚作鎮大招英彥遠習賢明琰既道盛名高教書爰及慮使乎
之負罪嗟以已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礼日以辭疾得返
舊山隋文遠致爰降書問屬炎曆有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
吳益甚擅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統宇咸
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搃管武陽公李世嘉與内外公私同共
奉迎還歸山寺於是禪窟慧侶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為懷喜
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花金光明普賢等

熾悔又誦法花三千餘遍感應真祥神瑞非一宵鑪未藝自起
烟芬夕鐘繞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彌陀像行三種淨業
修十六妙觀與州內檀越五百餘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
相踵將逾十載與夫般若臺內巨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也
後見疾決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衆侶哀泣以貞現八年十月
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寔於
寺之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若雲雷自古
送終爰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彌勤
口辭雜味日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兒竒姿
乃超衆表牆岸整肅冰雪凜懷陳臨海王弟道安法師厭世出

家內外通博沙門遍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三英及屏志
林泉永絕人世芳風令德躋運成規莫不迴換造山親傳香法
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
現經一百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昔同京縣
狎道華年今接善隣敦交暮齒雖攀挂之欢或舛而折麻之贈
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絲終寄言於
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於寺宇

釋慧願傳義解十之第七

釋道宣

釋慧願姓李氏江夏人本豈隴西世載蟬冕遙派合於天潢遠
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汭因

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即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筵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終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既臨聲唱逾遠天子日觀天人仰贊光寵因思恭先是立及天厭陳德隋運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轡爰整其旅廣開學市遠招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倦自有陳淪沒物我方崩或漏網以東歸或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息相棄伐木以德相高積佇朋從咸來謂敬大業之始曲降皇華竟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為之胥附咸

請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妖氛乃避地毗陵沉默宴處而顯灵瑞相二寺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碧智猛風猷警邁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置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輕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飲茲歸戒大唐高祖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謂帝佻首應詔不悅於躬願為說宿日釋威憂憤達頂生之非罔曉吳漢之失圖威乃接足嗚咽由斯而別有餘抗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稟成論義同門戶不遠千里請道金陵乃鬱相然諾既而敷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逮施奉並無輕費於遠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弥勒像各一區坐高一丈

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德慧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已安人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神無遠弗届天竺石像獲濟蒼波照燭神光融曜滄瀆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晋距陳多顯灵瑞隋末揮颺玉石俱盡二像尊像蒙犯霜露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斂僧何得安乃跋涉山谷昇景掄材不通一年浮汎千丈履沒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願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替兩時功兼二事有吳縣令陳士綽者排繁從義傾仰法音請講法華涅槃文軸終竟疲役增勞即以麈尾付囑學士智奘曰強學待問無憚慧風師逸功倍不慙屢照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貞觀四年

十月終於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塋於白虎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人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學士諸麟為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殷至攀號靡及謹於塋前建磚塔五層禪師慧儀鄉邦勝德香火情軫兼事經綸故使暇迫憑高當衢向術生平子弟仰瓊級而霑襟宿昔得朋望玉輪而屑涕常州沙門法宣曰余與上人情均道勗君終我疾枕淚眠號素車不馳玄壤長隔欲伸悲緒聊書短銘方塋在列靈塔斯布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主人勝德全愛河早越心燈幻傳巖嶽一簣哮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開天名邦佇化利物攸往衢樽日斟懸鏡常朗義海停溢談峯直上誰謂明

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澗松送
響巖桂呈芬山飛海運遷貿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茲道
力藐，長竦

釋法恭傳 義解十之第八

釋道宣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吳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然妙識悟道高
情拔俗故知為道者貴其精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
篤誠括隱者味其閑放詳之於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之准的
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泊撫塵便能捨俗事武立聚法師為
弟子也受具戒後聽餘抗寵公成莫此公毗曇逮寵將亡乃以
塵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吳九

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挾如愚學廣
而陳百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浚疑碩難每祛依抱固有無
得之道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烏燒指
供心痛惱之情頓遣糖禽庭獸長往之志殊存開皇中牟州將
劉權政成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於迴向寺
既迫茲周請翻然迴慮以為体道由心道存則喪於彼我立教
在迹教行則混其顯晦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浥河仰岳均美
前竒大唐闡化殊崇弘演貞觀十一年下勅赴洛常州法宣同
時被召亦既來儀浚降恩礼對揚惟展辯說紛綸明像教之興
滅證遺法之囑付入侍讜筵既擣雅什田衣作詠仍即賜繡有

威聖表浚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資給務令優厚雍
州牧魏王遙加欽請以為戒師親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聲
馳秦關慧遠栖心廬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
月所照不隔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惟高德律行淨於青眼威
儀整於赤髭傳燈之智不窮法施之財無盡弟子攝此心馬每
渴仰於調御懇此身田常戴懷於法雨若得師資有託冀以祛
此六塵善道啟行庶無迷於八正謹遣諮^祈行承慈誘既膺斯
請供施特隆自今朝野明達緇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奏者
厥罕書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容照日講筵
初闢肩笈相趨談疏緣成名都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截其

波濤鴻筆彫章文圃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神
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冕旒興悼有識含悲降勅加
以聘贈并造靈輿遞給傳乘付弟子慧驚送柩還鄉以十五年
二月十五日定於武丘之南嶺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門人等師
資增感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鑿豐碑式陳碣頌
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製銘兩
叙風聲各其志矣

釋義褒傳 義解十一之第十五

釋道宣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
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

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
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柔教義屢啟
青之談將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
朝興王盛集時當法筵亟動神机法主既崩遍流視聽長于禪
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霑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
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俊銳將事別輪曠亦勸褒行傳燈禮
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年光聞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
教元出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靡後住東
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食慈恩申請搜揚髦彦京邑
承風以事聞奏下勅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經三藏玄

奘法師盛處權衡當陽弘演承思遠問用寫繁蕪亦既至止共
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耽迷成
性膠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講十遍勅諸門
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旨有空獲遣藥病齊止乃有負
氣肝衡傲然氣舉褒為提紐解決踈刷神襟責以三閱徵研五
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俗之反昏論釋浚經誨
今聞之異昔所以每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
時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竦拔之神奇服其辯洽之銛利宰輔冠
蓋傾仰德音留連言語寫送無絕顯慶三年冬雩祈雪候內設
福場勅召入宮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崇立本際義

褒問曰既義標本際為道本於際為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
問道本於際為道本亦可際本於道為際原答亦通又並
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互得相法答曰道
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
本於本際本際不本道榮既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既喚我為先
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申明邪正用簡帝心易荒嘲
詭塵躑天醜雖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為佛之弟子由以事
佛為師汝既稱為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則斯為道祖于時怵
怵無對便下座又令褒墜義便立大智度義李佞雖難隨言即
遣于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憤曰如此解義何須

遠從吳來褒答曰三吳之地本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今
後諸寺連請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元年
駕往東都別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
七眾載驅羣公畢至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
有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捨皇上悼傷久之遂勅送柩返於
金華山舊寺聘贈之榮光聞遠近

釋智周傳習禪四之第四

釋道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晉過江居於姜縣
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違親許道師事
法流水寺滔法師為力生也滔乃吳越剋冕釋門梁棟周服勤

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聞時大莊嚴燭法師者義府
經筵道映雄伯負袞濟留專功一紀究盡端涯更同寒水自金
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侶同萃言晤成羣但
久厭城墉早狎丘壑遂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
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弘結舊齒晚秀咸請出山濟
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經者溢坐秋杖氣者泥首炎德既
銷僧徒莫聚乃翻飛奮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違難泛然無繫
寂動斯止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
薛士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
法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疎塋隧未埋以貞觀

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等於寺之西崩改設圓墳惟周風情
開澹識度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烟霞得喪
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愠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
後進道俗聞望咸取則焉加以篤愛出篆尤工草隸停觀圖史
大善篇什與兄寶爰俱沐法流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講成論小
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閣門廊周匝壯麗當
陽彌勒丈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龕泥像年
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雕績綺華允開信表
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斤忽
垂顧盼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曹陸之詩跋石班荆

辨肇融之論故人安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明
絕悞陵谷易遷竹素難久托徽猷於貞紺揚清塵於不朽其銘
曰五陰城郭六賊丘陵膠固爰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
興危途倏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克應開
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學拯羣經思浚言
外樂說河寫飡風雲合七衆關鍵四部襟帶振紐類網縈其是
賴世途淪喪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坏瓶何愛淨土為
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寔開昔隧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
拱林昏鳥思徑浚寒擁妙識歸真玄均虛奉

釋惠旻傳

明律下之第十二

釋道宣

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仁愛汎洽稟自天
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
業誦法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
先問對秀逸玄宿命覆幽宗耆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
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
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停訊諸部志
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礼石佛天台遊講
肆數年還吳山通玄寺結徒屬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
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屢帛既絕談諧斯止屬隋末崩離吳中
飢饉道俗避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無擾獸

羣不離蘇州總管開嗣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庶薛通王崇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覲而懷志栖隱終日感，聞公通鑿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虻甚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兔一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曰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周讓諸德不授不納

辭退山泉逍遙自玩凡講經律菩薩戒成矣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喪事殯葬律有恒儀碑誌飾詞一不瀆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釋慧巖傳 感通上之第二十五

釋道宣

釋慧巖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時人不齒多坐房

中不同物議忽獨歡咲戲於寺中以物指搗曰此處為殿此處為堂乃至廊廡厨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月告僧曰欲知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乃返錄其房槌戶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封赴闐闐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構鬱成名寺遠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通禮謂云

釋法聰傳

威通中之第三十三

釋道宣

釋法聰姓陳住蘇州常樂寺初負袈周遊法席叅詣隨聞雖曉然未本意、在息言然言為理詮事須博覽不著為本無得虛延如灰除垢灰亦須淨後往金陵攝山栖霞寺觀頤泉石僧衆

清嚴一見發心思從解髮時遇善友依言度脫遂誦大品不久便通又往會稽聽一音慧敏法師講得自於心蕩然無累貞觀十五年還抗蘇等州開導集衆受道者三百餘人自命華嚴涅槃相續二十餘遍貞觀十九年嘉興縣高王神降其祝曰為我請聰法師受菩薩戒依言為授又降祝曰自今以往酒肉五辛一切悉斷後若祈福可請衆僧在廟設齋行道又二十一年海鹽縣鄱陽府君神日常祭會降祝曰為我請聰法師講涅槃經道俗奉迎幡花相接遂往就講餘數紙在又降祝曰蒙法師講說得喜法言神道業障多有苦惱自聰法來身鱗甲內細虫噉苦已得輕昇願道俗為我稽請法師更講大品一遍乃不違之

顯慶元年冬謂弟子曰吾不久捨報可施諸禽鳥而恒講不輟後講於高座上塵尾忽墮而終春秋七十一矣

釋道嵩傳威通下之第四十二

釋道宣

釋道嵩姓劉瀛州河間人十三出家遊聽洛下訪訊明哲終日
恹惶衣服麤單全不涉意值慧遠法師講諸經論陶染積時遂
寢幽極隨入京為慕義學士同侶推崇道心人也仁壽置塔勅
召送與蘇州舍利將至井吼出聲二日乃止造基掘地得古博
函內有銀合獲舍利一粒置水甌內旋遠呈祥同藏大塔嵩還
京室住摠化寺餐味澀繁依行懺悔身戒心慧悉戴奉之一鉢
三衣盈長不畜導經聖行息世譏嫌遂卒於世

釋法韻傳雜科聲德之第五

釋道宣

釋法韻姓陳氏蘇州人追慕朋從偏工席上騷索遠度罕得其
節誦諸碑誌及古道寸文百有餘卷并王僧孺等諸賢所撰至於
導達善能引用又通經聲七百餘契每有宿齋經導兩務並委
於韻年至三十獎於誼梗邀延流請日別重疊迴於正旦割繩
永斷即聽華嚴不久便覆恨浪棄功妄銷唇舌承栖霞清衆江
表所推尋聲即造從受禪道又聞秦岳靈巖目往追蹤般舟苦
行立志梗潔不希名聞擔石破薪供給為任晚還故鄉有浮江
石像者如前傳述後被燒燼而不委相量無由可建便於石像
故基願禮八萬四千塔樹功既滿威遇野姥送一卷書及披讀

之乃是昔像之緣也既有樣度依而造成大有徵應海中有陽
虎島者去岸三里韻往安禪唯服布艾行慈故也初達逢怪大
風鬼物既見如常心毛不動九十日後恬然大安自知命終事
還返栖霞不久便卒春秋三十五即仁壽四年矣

慧靜律師

六祖大師年二十有四往黃梅參禮付衣法令嗣祖位時龍朔
元年辛酉歲也南歸隱遯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會印宗
法師詰論玄奧印宗悟契師旨是月十五日普會四眾為師薙
髮二月八日集諸名德授具足戒西京智光律師為授戒師蘇
州慧靜律師為羯磨荊州通應律師為教授中天耆多羅律師

為說戒西國盛多三藏為證戒其戒壇乃宋朝求那跋陀羅三
藏創建立碑曰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此授戒又梁天監元年智
葉三藏自西竺國航海而來將彼土菩提樹一株植此壇畔亦
預誌曰後一百七十年有肉身菩薩於此樹下開演上乘度無
量眾真傳佛心印之法主也師至是祝髮受戒及與四眾開示
單傳之旨一如昔識次年春師辭眾歸寶林印宗與緇白送者
千餘人直至曹溪

右節錄六祖大師緣起外紀

僧林

出神僧傳

釋僧林吳人淡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上蜀至潼州城西

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
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為授三歸
受已便去自甬安帖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
林棲託已來便有两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去度水來及後林
出山門猿還泅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孚乳產生乃有數十有
時送林至龍門口矜望而返後住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
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為說法良久便
去甬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後卒於潼
郡

善伏

劉鳳

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宜興人五歲於安國寺兄法才邊出
家後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
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又上荆^部斬見信禪師

左谿大師碑銘序載

李華

弟子衢州龍丘九巖寺道賓越州法華寺僧法源僧神邕本州
靈隱寺僧玄淨栖巖寺僧法朗蘇州報恩寺僧道遵皆菩薩僧
開左溪之秘藏

文暢

范成大志人物

文暢吳僧戒行精嚴與韓文公愈善嘗有送行序詩

元達

張昞

志人物

元達居重玄寺年踰八十猶好種藥致品甚多自天台四明包
山句曲叢萃紛糝各有指名皮日休常為賦詩

志勤

蘇舜欽 紀畧

志勤歷遊四方光化中至西洞庭水月廢寺愛不忍去遂結廬
居焉天祐間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



